

跨境迁移与文化重组：中泰花腰傣（傣雅）文化延续机制的比较研究

邓可昕

泰国清迈大学，贵州遵义，563000

摘要 花腰傣（傣雅）作为傣族重要支系之一，长期聚居于云南新平县漠沙地区。20世纪初，部分傣雅家庭跨境迁移至泰国清莱地区，形成跨地域分布格局。迁移不仅改变了族群空间位置，也重塑了其文化运行所依托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本文基于跨地域比较视角，在梳理迁移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从社会整合机制、宗教结构、节日体系、服饰实践与语言使用等方面，对中国新平与泰国清莱傣雅群体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傣雅文化依托村寨结构与祖灵信仰体系实现日常嵌入式延续；泰国傣雅则在基督教制度化影响下完成宗教转向，并以教会为核心重组社区整合方式与文化实践结构。尽管文化形态呈现差异，两地族群仍通过亲属网络与跨境往来维系历史连续性。本文认为，傣雅文化的差异化发展并非传统保存程度差异，而是社会整合机制与制度环境差异所导致的结构性重组结果。该研究为理解跨境民族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的延续机制提供了个案经验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傣雅；花腰傣；跨境迁移；文化重组；中泰比较

Abstract The Huayao Dai (Daiya),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es of the Dai ethnic group, have long inhabited the Mosha area of Xinpi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me Daiya families migrated across borders to the Chiang Rai region of Thailand, forming a trans-reg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 This migration not only altered the ethnic group's spatial location but also reshaped the social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on which their cultural practices depend. From a trans-reg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igr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aiya communities in China's Xinping and Thailand's Chiang Rai, focusing on 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religious structures, festival systems, clothing practices, and language us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aiya culture in China sustains its daily continuity through village structures and ancestral spirit belief systems, whereas the Daiya in Thailand

underwent a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institutionalization, reorganizing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structures around the church. Despit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both groups maintain historical continuity through kinship networks and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Daiya culture stems not from variations in traditional preservation but from structural reconfigurations driven by differences in 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case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cross-border cultural changes and the continuity of ethnic identity.

Keywords Dai culture; Huayao Dai; cross-border migration; cultural reorganization; Sino-Thai comparison

1. 引言

跨越国家边界的迁移是否必然导致族群文化的断裂？当同源族群分别嵌入不同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其文化延续机制是否仍具有一致性？宗教结构的转型、节日体系的调整以及语言使用场域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传统的削弱，还是文化在新制度空间中的重组？

花腰傣（傣雅）原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新平县漠沙地区。20 世纪初，部分家庭经西双版纳与缅甸掸邦迁入泰国清莱地区，形成跨境分布格局。迁移并非整体族群移动，而是小规模家庭链式扩展，由此在原居地与迁入地之间形成长期并存的双重社会空间。这一历史过程为观察文化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运行方式提供了具有比较价值的经验个案。

既有研究多聚焦服饰形制、宗教信仰或单一区域民族志描述，较少系统讨论跨境迁移背景下文化再生产机制的结构性差异。尤其是，当同一族群在不同国家制度框架内运行时，文化延续所依托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否发生转换，仍缺乏深入比较。文化差异究竟反映传统保存程度的差异，还是反映制度环境差异所导致的运行方式变化？这是本文试图回应的核心学术问题。

基于此，本文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第一，傣雅跨境迁移的历史动因应如何理解？宗教因素在其中处于何种位置？

第二，在中国原居地与泰国迁入地两种制度环境中，文化延续所依托的社会整合机制有何差异？

第三，语言、节庆与信仰结构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文化断裂，抑或体现文化的结构性重组？

本文统一采用“跨境”概念，专指中国与泰国之间因历史迁移形成的跨国族群分布状态。通过对两地社会结构与文化运行机制的比较，提出“嵌入式延续路径”与“制度重组型延续路径”的分析框架，以解释跨境民族文化变迁的结构逻辑。

2. 原居地社会结构与文化再生产机制

在中国云南新平漠沙地区，傣雅群体长期维持以自然村寨为核心的聚居结构。村寨不仅构成物理空间单位，更是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运行的基本组织框架。血缘关系、婚姻网络与生产协作在同一场域内交织运行，使家庭结构与社区结构高度重叠。这种空间与社会关系的高度一致性，为文化实践的持续展开提供了稳定条件。

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核心，其生产节律与自然时序紧密对应。在此基础上，人与土地之间形成长期而稳定的互动关系。土地不仅承担经济功能，也具有象征意义，被视为家族延续与祖灵记忆的重要载体。正是在这一结构中，文化并非独立存在的抽象体系，而是嵌入生产、生活与社会关系之中的运行机制。

祖灵信仰构成精神秩序的重要基础^[1]。自然空间如山林、水源与田地被赋予灵性意义，人与自然之间通过规范化仪式维持互动关系。祖先崇拜在家庭层面具有持续影响，被视为维系血缘连续性与伦理秩序的重要精神资源^[2]。丧葬仪式在此结构中具有关键社会功能，不仅涉及个体生命终结，更承担家族结构再确认与族群记忆强化的意义^[3]。通过仪式的周期性实践，文化秩序在时间维度上得以稳定延续。

节日制度同样呈现嵌入式运行特征。春节、清明节与中秋节在长期互动中融入傣雅社会结构^[4]。节日不仅是时间节点，更是家族团聚与祖先祭祀的重要场域。通过周期性聚集与礼仪互动，社会关系得以更新与强化。节日制度因此成为文化再生产的时间机制。

传统服饰在原居地社会结构中具有实践性功能^[5]。花腰盛装在婚礼、节庆与丧葬场合中发挥制度性作用。服饰制作与穿着构成代际传承的重要环节，其存在依托于稳定的村寨生活与仪式需求。服饰并非单纯象征符号，而是参与社会秩序运行的具体文化要素。

语言使用同样体现嵌入式特征。傣雅语在家庭与社区内部保持实际交流功能。尽管普通话在公共领域占主导地位，但由于聚居格局稳定与仪式活动持续存在，语言尚未完全边缘化。语言、信仰、节日与服饰构成相互支撑的整体结构。

总体而言，中国傣雅文化呈现以社会结构为支撑的“嵌入式再生产机制”。文化的延续并非依赖外部制度保护，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持续运行。

3. 跨境迁移与制度环境转换

20世纪初部分傣雅家庭跨境迁移至泰国清莱地区^[6]，这一过程标志族群历史进入新的制度空间。迁移路线经由西双版纳与缅甸掸邦逐步完成，呈链式扩展特征。在迁移发生之前，已有传教士进入新平县传教，部分傣雅家庭在中国境内即已接触并接受基督教信仰。来自清莱的传教成员参与其中，使部分傣雅人通过宗教网络获得关于泰国社会的信息与联系。宗教因素因此在迁移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信息中介与心理吸引作用。然而，从治安恶化、土地所有权受限、教育受阻以及政治征兵压力等多重背景来看，迁移并非由单一宗教动因所驱动，而是多种社会因素叠加的结果^[7]。

迁入泰国后，族群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首先，傣雅群体规模较小且分散，难以形成原有村寨式整合结构。其次，国家制度、教育体系与社会规范的差异，使族群必须适应新的制度框架。在这一背景下，原有以血缘与村寨为核心的整合机制逐渐弱化。

基督教在社区内部逐步制度化，并成为新的社会整合核心。教会不仅承担宗教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社会协调与规范维系功能。信仰结构的转向影响社会时间秩序。清明节及祖先祭祀活动不再延续，圣诞节与感恩节成为主要节期。节日制度由血缘取向转向信仰共同体取向，文化时间结构发生系统性重组。

服饰功能亦随之调整。传统服饰逐渐退出日常生活领域，更多出现在特定仪式或展示场合。其功能由社会实践要素转为象征性资源，体现文化在新制度环境中的重新定位。

语言使用状况是衡量文化延续力的重要指标。在中国新平，傣雅语仍保持相对稳定的代际传承结构。老年人与中年人普遍能够流利使用傣雅语，在家庭内部与社区互动中仍承担主要交际功能。青少年群体虽在学校教育中以普通话为主，但在家庭场域中仍可进行基本交流。儿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能

够自然习得傣雅语，尚未出现明显的母语断裂现象。语言使用呈现明显的场域分化：家庭与仪式空间主要使用傣雅语，公共事务与教育体系则使用普通话。由于村寨聚居格局稳定，语言在社区内部仍具实际功能，而非仅存象征意义。相比之下，泰国傣雅的语言结构呈现更明显的代际差异。老年群体基本保持流利的傣雅语能力，中年群体多为双语并行，但公共交往以泰语为主。青年一代虽普遍能够理解傣雅语，但主动使用频率下降。儿童在家庭中接触傣雅语，但第一语言多为泰语，傣雅语自然习得程度较低。学校教育与公共领域完全使用泰语，傣雅语的社会功能逐渐收缩至家庭与情感表达空间。这种代际能力分层与场域退缩现象，显示泰国傣雅已出现潜在语言转用趋势。然而，语言尚未完全消失，其在家庭互动与跨境探访中仍发挥情感与身份认同功能。

因此，跨境迁移带来的并非文化断裂，而是社会整合机制的转换。文化在新的制度环境中被重新组织，其功能与意义发生结构性调整。

4. 中泰比较与文化重组逻辑

通过比较两地傣雅可以发现，文化差异的根源不在传统保存程度，而在社会整合机制与制度环境的差异。

在中国新平，稳定的村寨结构为文化提供持续运行空间。文化要素嵌入日常生活结构，信仰、节日、服饰与语言形成高度整合体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保证文化再生产的连续性。

在泰国清莱，分散居住环境与制度差异促使教会成为新的整合核心。文化要素在新的组织框架中重新定位。祖灵信仰与节日体系发生转型，服饰与语言功能呈象征化或收缩趋势。文化由嵌入式运行转向制度化依托运行。

然而，两地傣雅之间仍保持跨境探访与亲属往来。共同历史记忆与血缘网络构成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文化形式虽存在差异，但族群身份并未因制度环境变化而消解。

由此可见，中国傣雅呈现“嵌入式延续路径”，泰国傣雅体现“制度重组型延续路径”。两种路径虽运行方式不同，但均显示出族群文化在跨地域情境中的适应能力与结构韧性。

文化并非静态保存的遗产，而是在不同制度空间中持续重组与再组织的过程。傣雅个案为理解跨境民族文化变迁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经验基础。

5. 结语

本文以花腰傣（傣雅）跨境迁移为历史背景，通过对中国云南新平与泰国清莱两地傣雅群体的比较分析，探讨了不同制度环境下族群文化运行机制的差异路径。研究表明，跨境迁移并未导致族群文化的整体断裂，而是在社会整合方式与制度结构变化的条件下，呈现出不同形态的重组与再组织。

在中国原居地，新平傣雅依托稳定的村寨聚居结构与血缘网络，形成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祖灵信仰、节日制度、服饰实践与语言使用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构成高度整合的文化体系。文化延续并非通过刻意保护实现，而是在生产方式、亲属结构与仪式实践的持续运作中自然展开。这种嵌入式运行方式，使文化要素在时间维度上保持连续性。

相比之下，泰国清莱傣雅在迁入新的制度空间后，原有村寨式整合结构难以维持。基督教的制度化发展成为新的社会整合核心，信仰体系、节日结构与公共仪式随之发生调整。传统祖灵信仰逐渐退出公共生活，节日制度由血缘取向转向信仰共同体取向，服饰与语言的功能呈现象征化与家庭化趋势。文化并未消失，而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中重新定位其社会功能。

因此，两地傣雅文化差异并非“传统保存程度”的简单差别，而是社会整合机制差异所导致的结构性重组结果。中国傣雅呈现“嵌入式延续路径”，泰国傣雅体现“制度重组型延续路径”。两种路径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均体现出族群文化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与结构韧性。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宗教形式与文化实践出现分化，两地傣雅仍通过亲属网络、跨境往来与共同历史记忆维系族群认同。这表明，族群认同的延续并不完全依赖于具体文化形式，而更多建立在社会关系结构与历史叙事的连续性之上。

傣雅个案提示，在跨境民族研究中，应超越“文化流失”或“传统保存”的价值判断，将分析重点转向文化运行机制与社会整合结构的变化。跨地域迁移并非文化终结，而是文化在不同制度空间中实现重组与再生产的过程。族群文化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其在多重制度环境中的适应与调整能力之中。

参考文献

- [1] 张连英、周培刚和周黎.新平花腰傣奇异习俗探究[J].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建设实践研究.2009:769
 - [2] 陈亚金.浅析花腰傣民族的原始宗教观[J].读写与杂志.2010:81
 - [3] 史婷婷.大沐浴花腰傣丧葬仪式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功能研究[D].云南大学.2012:33-34
 - [4] 曹成章.傣族社会研究[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79
 - [5] 池瑞花.新平花腰傣盛装服饰美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5:25
 - [6] จุไรรัตน์ วรณศิริ และเลหล่า ศรีเอกานกุล. การดำรงอยู่ของอัตลักษณ์ชาติพันธุ์ไตหย่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กรณีศึกษาจังหวัด เชียงราย. [D].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าชภัฏเชียงราย. 2009:31-32.
 - [7] เลหล่า ศรีเอกานกุล. โครงการจัดตั้งศูนย์เรียน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พันธุ์ไตหย่า บ้านน้ำบ่อขาว ตำบลห้วยไคร้ อำเภอแม่สาย จังหวัดเชียงราย[R]. รายงานการวิจัย. กรมส่งเสริมวัฒนธรรม กระทรวงวัฒนธรรม.2014:23.
-